



# 周口红色记忆·抗战故事

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宣传报道总策划:王健

## 自学成才的“军中宝贝”

—周口扶沟籍无线电专家陈金瑞的故事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

在漫漫历史长河中,总有一些人以坚定的信仰和无畏的勇气,在烽火硝烟中奋勇前行,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。

陈金瑞,便是这样一位值得铭记的英雄战士。他从扶沟县一个小村子走出,在战火中淬炼成长,凭借高超的无线电技术,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战功,多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。他的一生,与电波相伴,与烽火同行,在时代洪流中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。

### 到吉鸿昌创办的学校读书

1920年4月,陈金瑞出生于扶沟县季历岗村。彼时的中国,正处在新旧思潮碰撞的激荡年代。偏远的乡村虽未被时代浪潮完全席卷,却也悄然孕育着变革的种子。

初小毕业后,强烈的求知欲在陈金瑞心中萌发。听说吉鸿昌创办的吕潭中学不仅有高小,还有师范班,他便一心想去那里上学。吕潭中学看似寻常,实则承载着不寻常的使命——它是吉鸿昌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,虽以教学为名,却暗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青年。在家人支持下,陈金瑞如愿进入吕潭中学。

在这里,陈金瑞如饥似渴地学习,也逐渐接触并理解了一些革命道理。一天,校长召集全校师生开会,要求大家检查自己的书籍,将“不合适”的烧掉,以应付上面检查。后来,陈金瑞从村里长辈的闲谈中得知,吉鸿昌被国民党抓捕,罪名是“通共”。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,“共产党”对陈金瑞而言还是一个模糊的符号,远不如课本上的生字、画板上的色彩来得真切。但随着知识的积累,“共产党”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。

上学期期间,陈金瑞在绘画上展露过人天赋。老师不仅经常指导他作画,还主动提供纸张和颜料。这份鼓励像一束光,照亮了陈金瑞的少年时光。

毕业后,老师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去开封吧,东岳艺术师范有图音专科,那里能让你把画画得更好。”陈金瑞攥着老师写的推荐信,第一次走出家乡的小村庄,踏上了前往开封的求学之路。

### “偷学”无线电知识

陈金瑞来到开封后,发现古城街头巷尾已有了现代气息。东大街上开了几家无线电商店,柜台里摆着各式各样的收音机。每次路过,陈金瑞都要趴在柜台上看半天,眼里满是向往。

早在吕潭中学读书时,陈金瑞就见过收音机。那是学校里的稀罕物——一个黑色木匣子,打开后能传出远方的声音。老师说,它里面藏着“千里之外的消息”。每次路过存放收音机的房间,他都忍不住多望几眼,心中既好奇又敬畏。

开封的经历让陈金瑞眼界大开,他渴望拥有一部收音机。于是,他省吃俭用,甚至向同学借钱,最终买下一部收音机。然而好景不长,两个月后的一天,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。他抱着收音机跑到无线电商店。店员拆开一看,皱着眉说这个坏了、那个也坏了,维修需要不少钱。

陈金瑞不懂店员讲的无线电名词,也负担不起维修费,只好抱着收音机悻悻而归。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,有的说是真空管坏了,有的说是变压器坏了,莫衷一是。无奈之下,陈金瑞跑到书店买了一本《无线电入门》,决心自己钻研。

陈金瑞看不懂书上的很多名词,就跑到无线电商店“偷学”。他经常假装买东西,让店员拿出变压器、电容器等零件给他看,然后趁机问这问那。就这样,他把收音机里的所有零件都认了个遍,书上的名词也渐渐看懂了。

一天,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《自制收音机教程》,如获至宝,赶紧剪下来贴在书里。他照着教程上的线路图,把坏收音机的零件拆下来,尝试重新组装。线路接好了,通电一试,收音机还是没声音。他急得满头大汗,蹲在地上盯着线路发呆。

“你这线头上的漆没刮掉,电怎么可能通啊?”一个路过的同学指着漆包线提醒道。陈金瑞恍然大悟,想起老师讲过漆是绝缘体。他赶紧找来小刀,小心翼翼

翼刮掉线头上的漆,重新接好。当喇叭里传来清晰的声音时,他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——他不仅修好了收音机,更打开了通往无线电世界的大门。

后来,他又把收音机拆了装,装了拆,甚至把变压器拆开,细数里面的线圈有多少圈,再重新绕回去。有一次,他在课堂上偷偷组装收音机,老师走到身边他都未察觉。老师敲了敲他的桌子,说:“陈金瑞,你这是在发明什么宝贝啊?”他脸一红,赶紧把东西塞进抽屉,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。

收音机里的每一个零件都被他反复拆装研究过。通过实践,他不仅认识了各种零件,还摸清了它们“肚子”里的构造。陈金瑞逐渐掌握了无线电技术,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经验介绍文章。

### 从文艺青年到抗日战士

1937年,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寇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宁静。消息传到开封,东岳艺术师范的校园里弥漫着悲愤的气氛。陈金瑞站在游行队伍里,内心如同火烧——家乡的父母、吕潭中学的老师,要是日寇打过去,他们该怎么办?

毕业后,陈金瑞回到家乡,却未曾想到灾难已悄悄降临。1938年夏,日寇大举进犯中原,黄河花园口大堤被炸开。滔滔黄水淹没了万顷良田,无数百姓流离失所,扶沟县也未能幸免。

就在这时,中共豫东特委的同志来到了扶沟。他们在县城各处张贴“团结抗日”“保家卫国”的标语,并开办抗日干部培训班,由原西北军将领魏凤楼任校长,李波人、王少庸等同志担任教官。陈金瑞的堂哥在县城里做小生意,得知开办抗日干部培训班的消息后,连夜赶回乡下召集几位堂兄弟。

“现在国难当头,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,我们不能当亡国奴!抗日干部培训班在招学员,学本事打鬼子,你们谁愿意去?”堂哥站在晒谷场上,声音因激动而沙哑。

陈金瑞第一个举手:“我去!”收音机里传来的日寇暴行让他明白,自己不能再安于安逸了。

第二天,陈金瑞和五个堂兄弟一起报名应试。最终,他和两个堂弟被录取。抗日干部培训班设在一座废弃的庙里。几十名学员挤在大殿里,睡在铺着稻草的地面上,吃着窝头和咸菜。尽管条件艰苦,大家的热情却很高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跟着教官练队列、射击射击。

随着抗日形势发展,豫东《大众报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忌惮。当时虽处于国共合作时期,国民党表面上喊着“团结抗日”,暗地里却处处打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。1939年初,为扩大报纸发行量,党组织决定将豫东《大众报》由油印改为铅印,派陈金瑞和几位同事前往漯河筹备。

他们在漯河找到一家印刷厂,谈妥了合作事宜。一天晚上,旅馆老板悄悄敲开他们的门,压低声音说:“你们赶紧走!刚才我听到特务说要抓你们,说你们办的是‘反动报纸’!”

陈金瑞等人大惊,连夜收拾行装,把重要稿件和资料藏在身上,趁着夜色离开漯河,返回西华。不久,党组织安排陈金瑞等人前往河南竹沟。

在竹沟,陈金瑞见到了更多革命同志,听到了更多抗日故事。他白天帮忙整理文件,晚上就摆弄收音机。他知道,这小小的收音机里,藏着前线的最新消息,藏着抗战胜利的希望。

### 彭雪枫教他改稿件

1939年秋,陈金瑞接到调令,前往新四军拂晓报社工作。报社设在一个村子里,条件比豫东大众报社好不了多少,但学习氛围更为浓厚。

《拂晓报》是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的“三件宝”之一,他对报纸极为重视,每期校样都亲自审阅。他常说:“拂晓代表着光明,我们的报纸,就要像拂晓的阳光一样,照亮抗日的道路。”

陈金瑞负责“每日电讯”栏目,主要工作是抄录新闻、刻写蜡纸。每到一地,他首先架起收音机,抄录通讯社定时发布的新闻。陈金瑞抄一条,徐师梁看一条,随即在蜡纸上刻一条,二人如流水线作业般高效,毫无耽搁。抄录通讯社新闻还好办,因其语速较慢且每句重复播报。但抄录简短新闻时就困难了——播报内容不重复,陈金瑞书写速度跟不上。情急之下,他“发明”了一些只有自己能看懂的速记符号。每次抄录完新闻,陈金瑞再“翻译”出来给同事们看。



陈金瑞在查阅资料。

接着,他又一笔一划地将内容刻写在蜡纸上,然后和同事们一起摇动油印机,一张张地印制报纸。油墨常常沾满双手,难以洗净,身上也总带着一股油墨味,但大家从此不以此为苦。

有时刚在村里印完报,敌人就来了,必须立刻收拾转移。一次,他们在村子里办报,半夜听到枪声,得知是日伪军来袭。徐师梁喊:“快收拾机器!”陈金瑞抱起油印机就往外跑,报纸来不及打包,就用布裹在背上。他们摸黑跑了十几里路,直到听不到枪声才停下来。这时天已经亮了,大家累得瘫倒在地上,却先检查机器和报纸有没有损坏。

报社有一部老旧的收音机,是获取新闻的重要工具,但时常出毛病。一次,收音机突然坏了,收不到任何信号。大家心急如焚——没有新闻,第二天的报纸就出不来。有修理经验的陈金瑞便说:“让我试试。”他拆开收音机,对照着《无线电入门》上的电路图逐一排查,发现是电容器坏了。当时没有备件,他灵机一动,用香烟锡纸和硬纸板做了一个简易电容器换上。一试,收音机竟然响了!大家欢呼起来,徐师梁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金瑞,你可真是帮了大忙!”

随着抗日形势发展,豫东《大众报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忌惮。当时虽处于国共合作时期,国民党表面上喊着“团结抗日”,暗地里却处处打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。1939年初,为扩大报纸发行量,党组织决定将豫东《大众报》由油印改为铅印,派陈金瑞和几位同事前往漯河筹备。

他们在漯河找到一家印刷厂,谈妥了合作事宜。一天晚上,旅馆老板悄悄敲开他们的门,压低声音说:“你们赶紧走!刚才我听到特务说要抓你们,说你们办的是‘反动报纸’!”

陈金瑞等人大惊,连夜收拾行装,把重要稿件和资料藏在身上,趁着夜色离开漯河,返回西华。不久,党组织安排陈金瑞等人前往河南竹沟。

在竹沟,陈金瑞见到了更多革命同志,听到了更多抗日故事。他白天帮忙整理文件,晚上就摆弄收音机。他知道,这小小的收音机里,藏着前线的最新消息,藏着抗战胜利的希望。

1941年,一次战斗胜利后,部队缴获一批物资,其中有电线、多股花线、收音机和多用电表。陈金瑞看到这些东西,眼睛都亮了——这正是电台急需的。他小心地把这些物资收好,带回电台后,用它们改装设备、制作零件。没有可变电阻,他就用铅笔芯代替;没有电容器,他就用石灰、香烟包装锡纸自制。经过他的巧手改造,电台设备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。

然而,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一天,陈金瑞发高烧卧床,队长代替他操作发报机时,不慎烧坏了真空管。当时部队只有这一台发报机,也没有备用真空管。队长急得满头大汗,赶紧把陈金瑞从床上拉起来。

陈金瑞强撑着来到电台,皱着眉头琢磨半天,突然眼前一亮——收音机上的34号真空管和发报机的真空管参数相似,或许可以代替。他立刻动手改装,拆下收音机的真空管换上,然

后戴上耳机呼叫师部。耳机里清晰的回应声传来,他如释重负,瞬间瘫坐在地,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。

队长激动地抱住他,说:“你真是救了我们一命啊!”这件事很快传开,大家都说陈金瑞是无线电专家。

部队首长更是将陈金瑞等电台技术人员当成“宝贝”,特意叮嘱部队:“他们是技术骨干,打仗时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。什么危险的地方都不能让他们上去,什么战斗都要让他们远离炮火,有好吃的要尽量安排。”

### 通信设备是命根子

1942年冬,日寇调集重兵对准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。彭雪枫带领部队奋起反击,开始长达33天的反“扫荡”作战。

一天清晨,陈金瑞和战友们正在一个村子里休整,突然发现国民党军骑兵团正向村子逼近,步兵也从北面包抄而来。情况危急,陈金瑞和战友们背起通信设备就往外冲。刚出村口,枪声就响起来,子弹嗖嗖地从他们身边飞过。

运输班的同志背着沉重的电台机器和马达,没跑多远就累得气喘吁吁。有人说:“太沉了,扔了吧!”陈金瑞喊道:“不能扔!通信设备是我们的命根子,扔了就没法联络了。累死也得背着!”他一边跑一边鼓励大家,实在跑不动了,就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,然后咬紧牙关爬起来接着跑。

他们一路狂奔,终于跳进一条“抗日沟”——根据地军民挖掘,用于作战和隐蔽的战壕。望着首长们沉着的身影,陈金瑞深吸一口气,也重新挺直了腰杆。事后得知,有几位没来得及撤出村子的同志,为掩护大部队转移,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其中一位医务人员没有枪,就拿起老乡家的菜刀和敌人拼杀,最后壮烈牺牲。

反“扫荡”期间,这样的危险时刻还有很多。一次,他们在村子里隐蔽,突然听到一阵轰隆的马达声。大家抬头望天,以为敌机来袭,却迟迟不见飞机踪影。正疑惑间,几辆日寇的汽车突然出现在村口。“敌人来了!”陈金瑞大喊一声,抱起电台就往村外跑。战友们也迅速拆下天线,拿起器材紧随其后。他们在田野里拼命奔跑,身后追兵枪声不断,子弹射入泥土,溅起一簇簇烟尘。幸好他们熟悉地形,七拐八绕便甩掉了追兵,成功脱险。

陈金瑞和电台中队的战友们跟随着部队转战各地,历经一次次生死考验,时刻准备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。

### 攻克难关 统一电台波长

33天的反“扫荡”胜利结束后,陈金瑞接到一项重要任务——统一新四军四师电台波长。当时部队的电台来源多样,既有缴获的,也有自制的,波长各不相同,给通信联络带来极大不便。统一波长面临的最大难题,是缺乏统一规格的活动电容器,使得调整工作异常困难。

为此,陈金瑞将自己关在电台室里,对着一堆电容器和线圈琢磨了好几天。他尝试各种办法,最终想出了解决方案:对于容量过大的电容器,就串联一个固定电容器以减小总容量;对于容量过小的,则通过加长线圈抽头,并用开关或插头插座进行切换控制。方案定下来后,他带领机务员们日夜奋战,一台台调试设备,有时为了调整一个参数,要反复试验几十次,直到到达最佳效果。

经过一个多月努力,他们终于完成任务,四师所有电台的波长得以统一,通信效率大大提升。首长高兴地说:“陈金瑞,你又立了一大功!我们的电台就像有了统一的语言,指挥起来更方便。”1944年8月15日,部队宣布陈金瑞正式享受营职待遇,这是对他多年来辛勤工作的肯定。

然而,就在同年9月,噩耗传来——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。陈金瑞听到这个消息,当场就哭了。在追悼会上,他看着彭雪枫的遗像,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陈金瑞悲痛万分,不仅因为彭雪枫是我军杰出的指挥员,更因两人有着深厚的私交。陈金瑞常为彭雪枫修理工件,检查通信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情况,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一次,他在一个边防部队检查工作时,发现那里的电台因为环境恶劣经常出故障,便带领技术人员研究改进方案,给电台加装防尘、防潮装置,解决了这一难题。

1949年2月,陈金瑞被任命为某部正师级研究员,被授予中校军衔。此时的他,虽然年过半百,但对工作的热情丝毫未减,依然坚持学习新技术、研究新装备,为部队通信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。

1996年10月,陈金瑞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病逝,享年76岁。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陈金瑞的一生,没有豪言壮语,却在烽火硝烟中用电信编织出永不消逝的信仰,为抗战胜利架起无形桥梁。他的故事穿越时空,在新时代新征程中,依然传递着历久弥坚的精神力量。

(图片由陈金瑞家属提供)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